

| 烟火珠崖

## 回老家

■ 赵海波

驶出市区，沿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北，五十分后抵达老家。这是一座颇具年代感的村落，一条宽敞的水泥路贯穿南北，徐行其上，有一种熟悉的亲切和实在的温暖。院落齐整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门有院，不会从路上看到屋门。养猪的人家，把猪圈在院墙内饲养，柴火也是放在院内，村路上看不到一头猪和一根柴火棍。

我出生的那间屋子，依然耸立在高远的蓝天下，覆盖房顶的瓦片颜色发黑，在光阴河中漂浮。鱼鳞瓦沟里，无数青苔见证了往年的光影。曾记得，初春的燕子在房梁上做窝，飞来飞去，叽叽喳喳的声音，悠远柔美。我出生时，父亲正好在外地，母亲没有去，只能请来村里的接生婆，一把旧剪刀，几块纱布，一盆热水，轻轻松松迎接一个小生命来到人间，没有一点闯鬼门关的紧张和危险。小学二年级，我掉了一颗牙齿，母亲背对老屋，把牙齿扔到屋顶，说这样才能长出完好的新牙。

我在这里长大、游荡、读书，度过了忧郁又快乐的十五年时光，一生中最重要的基础记忆，就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。许多年过去了，虽然遇见无数远方、遇见无数人，但村里的景物、故事以及亲友一直潜藏在我的脑子里，从未离开过。

回老家旅行，不在乎有没有知名景点，在乎的是走在不同质地的大小窄窄路上，呼吸着新旧空气，倾听似曾相识的声响，品尝这方热土独有的饭菜。

周家是一栋两层楼房，前面有个院子，比一般的农家院子要大许多。院内种了不少花卉，正值花季，蔷薇舒展着身姿爬满院墙，急不可待地探出头来，粉色如霞，娇艳无比。最吸引眼球的，是一盆飞鸭兰，这是他儿子从异乡带回来的。我一回见这种珍贵的兰花，而且是在乡下的发小家里，真是出人意料。我凑上去看个究竟，细长的花茎上开着红褐色花朵，形态独特，像一只鸭子，栩栩如生，呈现一种飞翔的姿态。

午饭过后，周军带我去曾经读过书的小学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学校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繁华，校园面积缩小了，在校生锐减。校区被私人楼宇重重包围，如果不是周军指引，我连门都寻不着。校园里漫散着淡淡的泥土香味，沧桑、厚重、温凉。走进一间教室，仿佛可以听到当年我们朗朗的读书声和嬉闹声。聊起过往，周军饶有兴趣，侃侃而谈，言语间充满乐观满足。他说自己这一生干了三件事：五次参加高考、一辈子当小学老师、把小儿子培养成镇里首位全日制医学博士。末了，他补充道，退休后，准备申请返聘，继续当孩子王。

村后的几棵木棉还在，依然那般模样，笔直的树干，枝头上挂着数朵红花，我们曾经在树下度过一个夜晚。

整个小学阶段，我都不是个听话的孩子，尤其上了初中，更加不守规矩，挨揍成了常态。某天，偶然看到一本画报，男主人公的裤子一下子把我攫住了。有一种冲动在心中生出，并且迅速酝酿，变得不可抑制，翌日，我将仅有的两条长裤改成喇叭裤。那个年代，穿喇叭裤几乎可以与坏小孩画等号。走在路上，身后总是尾随着异样的目光和责贬的言语，我成了村里的反面教材，父亲对此大为光火。有一天，我刚跨入大门，父亲就从墙角操起一根棍子，我躲闪不及，身上挨了重重的一击。那天我没有回家吃饭，叫上周军，一起来到江边。周军从家里带了几个红薯，我连皮都没剥，就把晚饭给打发了。入夜，对岸的大风糖厂亮起了灯火，我们靠着木棉树，遥望着有光的地方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。江风骤起，一程风过，空气里像装了扩音器，远处的音乐声一下子传到这边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音乐消散，夜色空灵幽寂。迷迷糊糊之间，我的手抚摸着父亲留下的印记，那个地方有点肿、有点疼……

江桥位于山家村西侧五百米处，是我此次老家之旅必选的打卡地。自古河水东流，昌化江则不然，由东向西，颠覆了人们对江河走向的认知。我去过她的源头，也到过入海口，滴水成流，积细流而成江河，浩浩荡荡，雍容长远，融入了北部湾的汤汤之水。

站在桥头，护栏外立着一块牌子，白底蓝字，透着几分新鲜的气息：昌化江大桥。桥面笔直，主体结构像一台巨大的钢琴，稳稳当当地安放在茫茫的水面上。阳光和暖，披在桥身，铺于水面，洒到我的衣服和脸上。我手插裤兜，满腹心事，在桥上来回踱步。没有桥的日子，过江全靠一艘双桨木船，我人生的第一张照片，是坐船到大丰糖厂拍摄的。艄公是位中年人，脸色黝黑，胡子拉碴，嘴里叼着一支烟。遇上逆流，他表情严肃，两眼紧盯水面，小心行船。在顺流水域，他会和船客说笑，有时哼几句村话民歌，我懂懂非懂。时至今日，仍然眷恋着过江的摆渡。

风迎着阳光吹过来，像柔软滑腻的围巾，绕过我的脖子。我脱下皮鞋，光脚踩在洁白的沙滩。有人游泳，只见他悄然入水，惊起的水花，如钻石碎片。他摆动着身姿，像一尾鱼一样轻盈迅捷，游向深处，与江水融为一体。

谷小蛙走到田里去。田里已然是一片金黄。金风送爽，什么是“金风”，谷小蛙算是真正见识到了。风是有颜色的，长长地拂过大地，而稻穗低垂，秋天的田野送来香气。香气这个词，原本就来自古老的大地，现在大地正把事物成熟的香气播撒在人间，令万物心安。

老曾和女婿一起，在这个季节开始变得忙碌，在土地的收获过后，村民们会有很多喜事要操办，上梁，进屋，嫁女，娶亲，过大寿，宴亲朋。老曾的日子通常需要提前一两个月预约，他在一个本子上记下要奔赴五里八乡的日期。老曾身板厚实，肚子很大，个头一米八，体重一百八，看上去就像是一尊弥勒佛，加上他笑口常开，见谁就先拱手，道一声“恭喜恭喜”，因此就成了五里八乡最受大家欢迎的人物。这么说吧，哪里有喜事，哪里就有他的身影。老曾的绝活是“喝彩”，传承自他的祖辈，初中毕业时他跟随父亲学木匠手艺，经常听到父亲的上梁喝彩声。那时候，农村造房上梁，都要有人喝彩，喝彩声一起，那多热闹喜庆——

“天地开场，日月同光；今日黄道，鲁班上梁——”

老曾继承了“喝彩”的技艺，还拉起了一个班子，带了六七名徒弟。威风锣鼓敲起来，丈八唢呐吹起来。一辆五十菱的小货车，车上装着威风锣鼓，扎着红绸，拉一车人，经常在乡下来去，老曾是万千喜事的现场见证人，是多少年乡村生活变化的亲历者。

老曾成了国家级非遗项目“喝彩歌谣”的传承人，他心宽体胖，笑口常开，他的嗓子也是越来越洪亮了。

在这次丰收之前，我们预约了老曾，请他到稻田里来为大地丰收喝一嗓子彩。

“这个事好啊！”老曾说，祖祖辈辈在土地上讨生活，土地待我们不薄，很少有人想到为大地喝彩。好事，好事！这个事情老曾满口答应下来。

开镰的这一天，老曾的小货车拉着威风锣鼓，扎着丈八唢呐，拉着一车人，来到稻田。老曾立于稻田之间，丰收的稻浪在他面前摇摆，他手举一个酒壶，连饮三杯粮食烧，开嗓大喝道：“福也！福也！福也——”

田间早已围满了农人和乡亲，以及远道而来的稻田的朋友们，大家齐声应和：“好啊——”

这一嗓子，是喝彩的“起”，喝彩师要把这一声彩头传递给稻谷、麻雀、山川溪流，传递给高处的神明，传递给所有辛苦劳作一年的农人。

接下来，一连串的词语，是一首献给土地、献给粮食的，最朴素的赞美诗：

稻谷两头尖，  
天天在嘴边，  
粒粒吞下肚，  
抵过活神仙……

谷小蛙这一天在稻田里见到了很多有趣的朋友，诗人赵丽华、余风、小荒、志华，小说家周新华，散文作家小荷婉婉，水稻科学家沈希宏，书法家缪小俊，当然，还有古珠收藏家许丽虹，布艺玩家长葱花，美食家阿也，等等，很多朋友都来了——其实所谓的这家那家，都是虚名，大家到了这稻田里来，就都成了稻友；跟着老曾一起在田埂上走走，心里那个欢乐啊，一个个就好像重新变成了孩童！

人生况味

## 稻草人立在天地间

■ 周华诚

孩童们，把稻田变成了游乐场。

接下来，这群孩童要在稻田里竖一个巨大的稻草人。

——这想法简直是太疯狂了！谷小蛙奔前跑后，见证了整个过程。对了，为什么想要在稻田里竖一个稻草人？根本原因是，这片稻田不仅仅生长粮食，还生长想象、生长快乐。在丰收的时节，我们有了大把的稻草，就想着要做一个巨大的稻草人开心一下。

从有这个令人兴奋的想法开始，大家就进入了玩的状态，首先是构思、画草图。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稻草人呢？该有多大才好？要怎么扎？要立在哪里？需要多少个帮手？

一个巨大的稻草人，六七米高……想想都激动啊。如果一件事能让你激动起来，那么，就去做好了。不过，其实直到稻草人竖立起来之前，大家都还是心中没底的。

稻草人的总设计师是赵统光先生，他不仅是一位建筑师，还几乎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。稻草人，本质上可以看作一座建筑——经过几个晚上的思索，挥动画笔，刷刷刷，渐渐勾勒出一个潇洒不羁的稻草人大侠形象出来。然后是细化，设计结构、正面侧面图、效果图。

一切在落地之前就需要盘算，在人所不知的地方。

在某个傍晚来临之前，稻友们来到稻田，一起在金黄的稻浪间，在一条宽阔的田埂上扎稻草人。原本计划在落日余晖里让稻草人竖立起来，但没有想到工程量如此巨大，于是，一些工作延后，决定第二日上午再完成稻草人。稻草人的骨架，赵统光用了三天时间，和几位农民父亲一起提前设置完成。

在稻田扎稻草人的现场，很多人聚集在一起，

不知从何下手。赵老师将大家召集起来，拿着设计图开始讲解，宽檐帽、蛋挞裙、流苏披风等等，对每一个技术要领，都要分解到位，对每一个任务分工，都要定位到人。小稻友们也参与进来，大家以家庭为单位，领到了各自的任务。

戴上手套，拿上工具，开始干活。那宽檐帽，光是那竹制的骨架都比一个成年人展臂还要宽。稻草理顺，用线捆扎好，再将其固定到骨架上，逐个排布。在为稻草人扎裙摆时，这一家子配合得如此默契——妈妈整草，爸爸捆线，闺女米兰负责剪线。小青梅瓜瓜和Mandy则是田埂上两只忙碌的小蜜蜂。一会儿理稻草，一会儿找麻线，到处都是她们俩形影不离的可爱身影。

这么巨大的稻草人，肩上的杆子就有七米宽！如此霸气的稻草人，能不能成功竖起来？

真的不知道。但是这恰恰就是整个事情最为美妙的地方。如果一切都如预想中完美，毫无波澜，无非只是完成预定任务而已。

但是这恰恰就是整个事情最为美妙的地方。如果一切都如预想中完美，毫无波澜，无非只是完成预定任务而已。

| 诗路花语

## 给鸡打伞的老人

■ 艾子

她73岁，与我妈妈一样年迈走路时像有台风从后面赶着颠颠巍巍，重心不稳。她常扛着锄头，如笨拙的清道夫清理院子里的建筑垃圾。在东墙边种木瓜，西墙边种地瓜。空地上种喇叭花、桑树和艾草。

47户人共用的院子全被她种上瓜果与花草。孩子们提着水桶摘桑葚。大人路过随手摘木瓜。只有她戴一顶破草帽耕种。似乎花香能修补她的草帽和岁月。

她还在南墙养了一群小鸡。鸡笼上别着一把伞。仿佛喇叭花中的另一朵喇叭花。为小鸡遮阳挡雨。城市里长大的熊孩子追着小鸡跑，她在夕阳下让我再次看到外婆慈祥的模样。

我不知老人叫什么名字。她很少说话，她的存在似乎只是给鸡打伞，把欢乐留给稚童，把绿色和果实种给大地。

## 拽住青春不松口

■ 陈进烈

太阳以恒久的光力追赞。将湿度拱起多色和谐的彩虹。仿佛青春海涛的奔放。从早上到中午，每天必定经历时间，避不开下午和夜。而彩虹只是偶尔的缤纷。

鲜花开在烈日下。宛如少女经历热恋。青春在热度里吸收水分。适当的能量保持花样的光芒。下午是青春疲惫的阶段。只有夜才让青春恢复体能。

昼夜更迭把生命写成历史。草叶慢慢枯黄，叶腋萌出新芽。飓风将积腐消解，还世界清明。海潮滚滚推出寂寞停泊于海岸。沙滩上被遗弃的颜色，孤独漂流。

时间编辑着一个个青春的向老。眼睛发现皮肤出现松懈。头发早就白了。胡须改变颌面昨天的颜色。

河流在血管中变缓。眼睛让阳光在神经上模糊。心张张嘴，拽住青春不松口。脑海里满是不能老，还没老。

## 衔一口新泥

■ 何愿斌

空气中浮动木版画的间隙。燕子出行。爸爸妈妈领着幼雏。啼声如雨，雨也欢笑。它们把艰辛叼在嘴里。像一口斑斑的新泥。

## 农庄游

■ 符继承

假日沿阡陌，寻芳进友家。平畴铺碧玉，藤蔓举红花。漫步农庄圃，游玩架子瓜。闲聊提旧事，尽兴话桑麻。开放行新路，改革平旧洼。风和摘硕果，雨顺长青芽。荔枝添秀色，稻穗吐芳华。遥看山色美，近听水声佳。日映千层彩，云飘万里霞。田园多雅趣，岸上踏歌遐。



投稿邮箱 hnrzpb@163.com

名家剪影

## 刘开渠的「引路人」

■ 姚秦川

“我不反对你学习西洋画，但是，那不全是美术家的人生追求。像你，体格健壮，应该根据自身特